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十一回 紗窗外潛身窺賊跡 房門前瞥眼睹奇形

當下我別過述農，騎馬進城。路過那苟公館門首，只見他大開中門，門外有許多馬匹；街上堆了不少的爆竹紙，那爆竹還在那裡放個不住。心中暗想，莫非辦甚麼喜事，然而上半天何以不見動靜？繼之家本來同他也有點往來，何以並未見有帖子？一路狐疑著回去，要問繼之，偏偏繼之又出門拜客去了。從日落西山，等到上燈時候，方才回來。一見了我，便說道：「我說你出城，我進城，大家都走的是這條路，何以不遇見呢，原來你到你令伯那裡去過一次，所以相左了。」我道：「大哥怎麼就知道了？」繼之道：「我回來了不多一會，你令伯就來拜我，談了好半天才去。我恐怕明日一早要到關上去，有幾天不得進城，不能回拜他，所以他走了。我寫了個條子請你進城，一面就先去回拜了他，談到此刻才散。」我道：「這個可謂長談了。」繼之道：「他的脾氣同我們兩樣，同他談天，不過東拉拉，西拉拉罷了。他是個風流隊裡的人物，年紀雖然大了，興致卻還不減呢。這回到通州勘荒去，你道他怎麼個勘法？他到通州只住了五天，拜了拜本州，就到上海去玩了這多少日子。等到回來時，又攏那裡一攏，就回來了，方才同我談了半天上海的風氣，真是愈出愈奇了。大凡女子媚人，總是借助脂粉，誰知上海的婊子，近來大行戴墨晶眼鏡。你想這杏臉桃腮上面，加上兩片墨黑的東西，有甚麼好看呢？還有一層，聽說水煙筒都是用銀子打造的，這不是浪費得無謂麼。」我道：「這個不關我們的事，也不是我們浪費，不必談他。那苟公館今天不知有甚麼喜事？我們這裡有帖子沒有？要應酬他不要？」繼之道：「甚麼喜事！豈但應酬他，而且錢也借去用了。今日委了營務處的差使，打發人到我這裡來，借了五十元銀子去做札費。我已經差帖道喜去了。」我道：「札費也用不著這些呀。」繼之道：「雖然未見得都做了札費，然而格外多賞些，捧闊牌子，也是他們旗人的常事。」我道：「得個把差使就這麼張揚，放那許多爆竹，也是無謂得很。今天我回來時，幾乎把我的馬嚇溜了，幸而近來騎慣了，還勒得住。」繼之道：「這放爆竹是湖南的風氣，這裡湖南人住的多了，這風氣就傳染開來了。我今天急於要見你，要托你暗中代我查一件事。可先同你說明白了：我並不是要追究東西，不過要查出這個家賊，開除了他罷了。」我道：「是呀。今天我到關上去，聽說大哥丟了甚麼東西。」繼之道：「並不是甚麼很值錢的東西，是失了一個龍珠表。這表也不知他出在那一國，可是初次運到中國的，就同一顆水晶球一般，只有核桃般大。我在官廳上面，見同寅的有這麼一個，我就托人到上海去帶了一個來，只值十多元銀子，本來不甚可惜。只是我又配上一顆雲南黑銅的表墜，這黑銅雖然不知道值錢不值錢，卻是一件希罕東西。而且那工作十分精細，也不知他是雕的還是鑄的，是杏仁般大的一個彌勒佛像，鬚眉畢現的，很是可愛。」我道：「彌勒佛沒有鬚的。」繼之道：「不過是這麼一句話，說他精細罷了，你不要挑眼兒取笑。」我道：「這個不必查，一定是一個饞嘴的人偷的。」繼之怔了一怔道：「怎見得？」我道：「大哥不說麼，表像核桃，表墜像杏仁，那錶鏈一定像粉條兒的了。他不是饞嘴貪吃，偷來做甚麼呢。」繼之笑了笑：「不要只管取笑，我們且說正經話。我所用的人，都是舊人，用上幾年的了，向來知道是靠得住的。只有一個王富，一個李升，一個周福，是新近用的，都在關上。你代我留心體察著，看是哪一個，我好開除了他。」我想了一想道：「這是一個難題目。我查只管去查，可是不能限定日子的。」繼之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

正說著話時，門上送進來一分帖子，一封信。繼之只看了看信面，就遞給我。我接來一看，原來是我伯父的信。拆開看時，上面寫著明日申刻請繼之吃飯，務必邀到，不可有誤云云。繼之對我道：「令伯又來同我客氣了。」我道：「吃頓把飯也不算甚麼客氣。」繼之道：「這麼著，我明日索性不到關上去了，省得兩邊跑。明日你且去一次，看有甚麼動靜沒有。」我答應了。

繼之就到上房裡去，拿了一根鑰匙出來。交給我道：「這是簽押房鑰匙，你先帶著，恐怕到那邊有甚麼公事。」又拿過一封銀子來道：「這裡是五十兩；內中二十兩是我送你的束脩；賬房裡的贏餘，本來是要到節下算的，我恐怕你又要寄家用，又要添補些甚麼東西，二十兩不夠，所以同他們先取了三十兩來，付了你的賬，到了節下再算清賬就是了。你下次到關上去，也到賬房裡走走，不要掛了你的名字，你一到也不到。」我道：「我此刻用不了這些，前回借大哥的，請先扣了去。」繼之道：「這個且慢著。你說用不了這些，我可也還不等這個用呢。」我道：「只是我的脾氣，欠著人家的錢，很不安的。」繼之道：「你欠了人家的錢，只管去不安；欠了我的錢，用不著不安。老實對你說：同我彀不上交情的，我一文也不肯借；彀得上交情的，我借了就当送了，除非那人果然十分豐足了，有餘錢還我。我才受呢。」我聽了，不便再推辭，只得收過了。

一宿無話。到了次日，梳洗過後，我就帶了鑰匙，先到伯父公館裡去。誰知還沒有起來。我在客堂裡坐等了好半天，才見一個丫頭出來，說太太請姪少爺。我進去見過伯母，談了些家常話。等到十點多鐘，我實在等不及了，恐怕關上有事，正要先走，我伯父卻醒了，叫我再等一等，我只得又留住。等伯父起來，洗過了臉，吃了一會水煙，又吃了點心，叫我回到書房裡去，在煙床睡下。早有家人裝好了一口煙，伯父取過來吸了，方慢慢的起來，在書桌抽屜裡面，取出一包銀子道：「你母親的銀子，只有二千存在上海，五釐週息，一年恰好一百兩的利錢，取來了。我到上海去取，來往的盤纏用了二十兩。這裡八十兩，你先寄回去罷。還有那三千兩，是我一個朋友王俎香借了去用的，說過也是五釐週息。但是俎香現在湖南，等我寫信去取了來，再交給你罷。」我接過了銀子，告知關上有事，要早些去。伯父問道：「繼之今日來麼？」我道：「來的。今天他不到關上去，也是為的晚上要赴這個席。」伯父道：「這也是為你的事，他照應了你，我不能不請請他。你有事先去罷。」

我就辭了出來，急急的僱了一匹馬，加上幾鞭，趕到關上，午飯已經吃過了，我開了簽押房門，叫廚房再開上飯來，一面請文述農來談天。誰知他此刻公事忙，不得個空。我吃過了飯，見沒有人來回公事。因想起繼之托我查察的事情，這件事沒頭沒腦的，不知從哪裡查起。想了一會法子，取出那八十兩銀子，放在公事桌上，把房門虛掩起來。繞到簽押房後面的夾衛裡後窗外，立在一面窗子後面，外面卻張得見裡面的地方，在那裡偷看。這也不過是我一點妄想，想看有人來偷沒有。看了許久，不見有人來偷。我想這樣試法，兩條腿都站直了，只怕還試不出來呢。

正想走開，忽聽得「善」的一聲門響，有人進去了。我留心一看，正是那個周福。只見他走進房時，四下裡一望，嘴裡說道：「又沒有人了。」一回頭看見桌上那一包銀子，拿在手裡顛了一顛，把舌頭吐了一吐。伸手去開那抽屜，誰知都是鎖著的；他又去開了書櫃，把那一包銀子，放在書櫃裡面，關好了；又四下裡望了一望，然後出去，把房門倒掩上了。我心中暗暗想道：「起先見他的情形很像是賊，誰知倒不是賊。」於是繞了出來，走過一個房門口，聽見裡面有人說話。這個房住的是一個同事，姓畢，表字鏡江。我因為聽見說話聲音，無意中往裡面一望，只見鏡江同著一個穿短衣赤腳的粗人，在那裡下象棋。那粗人手裡，還拿著一根尺把長的旱煙筒，在那裡吸著煙。我心中暗暗稱奇。不便去招呼他，順著腳步，走回簽押房。只見周福在房門口的一張板凳上坐著，見我來了，就站起來，說道：「師爺下次要出去，請把門房鎖了，不然，丟了東西是小的們的干紀。」他一面說，我一面走到房裡，他也跟進來。又說道：「丟了東西，老爺又不查的，這個最難為情。」我笑道：「查不查有甚麼難為情？」周福道：「不是這麼說。倘是丟了東西，馬上就查，查明白了是誰偷的，就懲治了誰，那不是偷東西的，自然心安了。此刻老爺一概不查，只說丟了就算了，這自然是老爺的寬洪大量。但是那偷東西的心中，暗暗歡喜；那不是偷東西的，倒懷著鬼胎，不知主人疑心的是誰。並且同事當中，除了那個真是做賊的，大家都是你疑我，我疑你，這不是不安麼？」我道：「查是要查的，不過暗暗的查罷了。並且老爺雖然不查，你們也好查的；查著了真賊，還有得賞呢。」周福道：「賞是不敢望賞，不過查著了，可以明明心跡罷了。」我道：「那麼你們凡是自問不是做賊的，都去暗暗的查來，但是不可張揚，把那做賊的先嚇跑了。」周福答了兩個「是」字，要退出去；又止住了腳步，說道：「小的剛才進來，看見書桌上有一封銀子，已經放在書櫃裡面了。」我道：「我知道了。畢師爺那房裡，有一個很奇怪的人，你去看看是誰。」周福答應著去了。

恰好述農公事完了，到這裡來坐。一進房門便道：「你真是信人，今天就來請我了。」我道：「今天還來不及呢，一會兒我就

要進城了。」述農笑道：「取笑罷了，難道真要你請麼？」我道：「我要求你說故事，只好請你。」剛說到這裡，周福來了，說道：「並沒有甚麼奇怪人，只有一個挑水夫阿三在那裡。」我問道：「在那裡做甚麼？」周福道：「好像剛下完了象棋的樣子，在那裡收棋子呢。」說完，退了出去。述農便問甚麼事，我把畢鏡江房裡的人說了。述農道：「他向來只同那些人招接。」我道：「這又為甚麼？」述農道：「你算得要管閒事的了，怎麼這個也不知道？」我道：「我只喜歡打聽那古怪的事，閒事是不管的。你這麼一說，這裡面一定又有甚麼蹊蹺的了，倒要請教請教。」述農道：「這也沒有甚麼蹊蹺，不過他出身微賤，聽說還是個『王八』，所以沒有甚人去理他，就是二爺們見了他也避的，所以他只好去結交些燒火挑水的了。」我道：「繼翁為甚用了這等人？」述農道：「繼翁何嘗要用他，因為他弄了情面薦來的，沒奈何給他四吊錢一個月的乾脩罷了。他連字也不識，能辦甚麼事要用他！」我道：「他是誰薦的？」述農道：「這個我也不甚了利，你問繼翁去。你每每見了我，就要我說故事，我昨夜窮思極想的，想了兩件事：一件是我親眼看見的實事，一件是相傳說著笑的，我也不知是實事還是故意造出來笑的。我此刻先把這個給你說了，可見得我們就這大關的事不是好事，我這當督杆的，還是眾怨之的呢。」我聽了大喜，連忙就請他說。述農果然不慌不忙的說出兩件事來。

正是：過來人具廣長古，揮塵間登說法臺。未知述農說的到底是甚麼事，且待下回再記。